

新民晚报

锦时梅花日

桑飞月

以前是不大喜欢冬天的。觉得它旧,没有生气。像一条刚洗过的旧床单,冰冷,灰暗,没有白色的云朵,也没有五颜六色的花儿,虽有几棵树,绿也还绿着,但好像褪了色,蒙了尘,让人也不太想看。黑天白日里,只是盼,盼着冬天赶紧走,杏花快点开。

如今,心境多少有了些变化。大约是因年岁关系,每至岁尾,心中总会凄凄生仓惶。遂逐渐明白,对于光阴,自己已没太多挑剔的余地。于是,转过身来,将冬天重新打量,揩去它表面的灰尘,发现其颜色虽然黯淡,没有桃红柳绿,也没有繁华旖旎,但至少也算得上一段质量上乘的好时光啊! 当惜。

冬至夜,我在灯下的宣纸上勾了一幅梅花图,姑且不论勾得好不好,梅花至少很足,整整八十一朵。接下来,我要每天染一朵。如此,胭脂用尽时,桃花就开了。之后记日记,日期也改为:第一朵梅花日、第二朵梅花日……既然是梅花日,那就让我把这九九八十一个日子,努力过成精美芳香的样子吧! 这样一想,冬日就好似变了容颜,有了色彩。与此同时,也开始希望它能慢下来,慢下来,等我好好把它装点。

冬日日色淡,荷尔蒙不再那么活跃,曾经的一颗躁心,也开始沉下来,静下来,能耐着性子读书写字了。房间里虽然开了空调,很暖,但我还是喜欢用一件长款大棉服,严严实实地把自己裹起来。像一只躲在茧里的冬虫,安全且安静地,在岁月里冥想。此时,若把思维的缰绳放开,任它随意驰骋,也不会担心它撞到什么,碰到什么。

这个冬天,我读的书有外国小说,也有那些曾经拿起又放下的古诗词。古诗词是需要小火慢炖、仔細琢磨的,漫长而闲散的冬日正合适。我尤其喜欢一遍又一遍地诵读白居易的《问刘十九》。遥想那个天色阴沉的傍晚,温暖的火光照亮了屋子,照亮了浮动着绿色泡沫的家酒。诗人围炉而坐,隔空询问朋友: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

第一朵梅花日,是冬至。这一天,大家都在吃饺子,我也不例外,放下书本,给家人做了一顿荠菜肉馅手工饺。祖母说过:吃了冬至饭,麻利婆娘多做一根线。意思是,从这天起,白天将一线一线地变长,勤奋的人,可以多做些活了。于是我决定,从这天起,我每天都比前一天多读一页书。

第二朵梅花日,阳台上的那盆雪青菊开了。这菊花,每年都开得很晚。去年不记得是几时开的,只记得,过了立春它还在开。如此,恰好点亮我的寒冬。这样想时,顿觉这日子,灰是灰,但也是一袭绣着梅兰竹菊的织锦缎啊。

第三朵梅花日,家里来了朋友。我拿出一瓶黄酒,就着咕嘟咕嘟的小火锅,来一点,不看手机也不看电视,只关注食物和话语。一屋子的热气腾腾,细碎家常。

第五朵梅花日,我进山溜达了一圈儿,看到山道旁的那株腊梅星星点点地开了。深吸一口气,又冷又香。下午接女儿回来,发现小区里的一棵粉茶,此刻也挂满了花朵,不胜欢喜。

第十朵梅花日,有点儿冷,但因心里装着梅花,清晨出门时,也没有再胆怯。甚至想,什么时候能来一场雪啊!想起有年下雪,我们带女儿在山脚下堆雪人。雪很软,面包似的,我们从矮灌木上一块一块地捧过来,堆在一起,修出脖子,胳膊……她在旁边欢呼:好喜欢爸爸妈妈认真堆雪人的样子啊。嗯,大雪覆盖了红尘,我们回归成了和她一样的孩子,这多么令人愉快。

第十二朵梅花日,元旦来临。我对自己说,新的一年,要学着宽容、放松,主动……而且,我还要接着画花花、花秧、桃花、栀子、荷花、桂花、菊花……从此宁静淡泊,把这素年过成锦时。

胡适应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之邀前来讲演,轮船抵达却遇风浪无法靠岸。虑杨先生焦急,胡适先生发了一封电报给杨先生,电曰“宛在水中央”。杨先生接电报立即回复,曰:“盈盈一水间,脉脉不得语”。

“宛在水中央”是《诗经》中的句子,“盈盈一水间,脉脉不得语”出于《古诗十九首》。两位大师把平常场合当作诗场唱和,从千年与越千年前的古人那儿顺手拈得句来为我所用,竟浑然天成,天衣无缝。

Yes sir 怎么翻译?译为:“好的,先生。”或:“是,长官。”当然是可以的,而且也词词对应,可以说达到了“信”;也可以说达到了“达”的程度;而有人(据说是老舍)把 Yes sir 译为:“先生,您嘞。”妙绝。这样译,更是“雅”了,且雅得有京味;不看原文只看译,便纯粹是胡同边或四合

院外老人们的聊天语。

在下喜此类;濡染其中,久之,自以为偶然也能灵光一闪,狗尾续貂如下。

古汉语中,“莫”的基本用法是“没有一个”,或“没有人”、“没有谁”;然而,“莫”是词,“没有……”是短语或称词组。用短语解释词是可以的,但我总觉得别扭,不像用“妈妈”解释“母亲”那样一目了然;解释给学生听,我与学生都觉得费力。

有意思的是:英语中倒有一个词(我们叫做“单词”)与这个“莫”对应,即 nobody。我用 nobody 给学生解释“莫”,学生一下子明白了。如此,我又让学生写一个西、汉语词混合的句子:“The 莫 means nobody or nothing.”学生闻之,先窃窃而笑,再于窃笑中遵嘱写了下来。这是次要的,主要的是学生用英文单词来理解这个“莫”,豁然而通。

语海拾贝

王泽清

“暂停工作”

去一家三甲医院,看到部分挂号收费窗口没开启,电子显示屏打出的是“暂停工作”。这里存在着一个告知谁的问题。要是告知来医院的就诊者,显然不甚妥当,因为“窗口”是为就诊者们提供“服务”的,称“工作”,其实只能是对医院内部而言。因此,“暂停服务”更为正确。

“工作”与“服务”,虽是区区两个词语的差异,但涉及到服务对象,“是否是真正体现出为他人做事,并使他人从中受益”的服务宗旨。同时,也可以认为,从侧面反映了我们的主事者是否脱离了“院本位”的思维。

“病人通道”

为老伴配药,每两周总要去医院一次,每次总要走过地上有“病人通道”字样大箭头的这段路,总有着被耽误的成分。我不知道其他也来代配药的(或者陪

悠然说出这个菜的学名,也许不少人会感到陌生,实际上它作为咸菜的原料经常出现在百姓餐桌上,“咸菜”二字掩盖了它的本名。

苜蓿(音 piè)蓝,口感不错,营养价值颇高。我系统性地认知苜蓿是在最近两个月,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生骨裂,医生建议使用钙性高且利消化的蔬菜,查来比去,苜蓿成了“首选”,于是就翻着花样地吃它,果不其然,加上各种治疗和适当运动,并没有像老话说的“伤筋动骨一百天”,一个月刚出头,我就能独自下地遛达,慢慢也可以弯腰了。这么快的康复,有它的一份功劳吧! 一个耄耋老人感恩于它,写写它、画画它,为的是谢谢它。

苜蓿为十字花科二年生草本植物,又称球茎甘蓝、擘蓝、玉蔓菁,在北方



俗称撒列、不留客、大头疙瘩等等,我更喜欢叫它“撒列”。它的故乡在地中海,16世纪传入中国。其根系浅,茎短缩,叶丛着生在肥厚的缩茎上。叶片椭圆、倒卵圆或近三角形,绿、深绿或紫色,叶面有少许蜡粉。以肉质球茎和嫩叶为食用部位,球茎脆嫩清香爽口,适宜凉拌鲜食;嫩叶含钙量很高,适宜炒食和作汤等。维生素 C 是它的招牌营养,维生素 E 的含量也极高。另外,它还是一味不错的中药材,据《滇南本草》载:“治脾虚火盛,中隔存痰,腹内冷疼,小便淋浊;又治大麻风疥癩之疾;生食止渴化痰,煎服治大肠出血;烧灰为末,治脑漏;吹鼻治中风不语。能止渴渴。”

记得孩提时代,遇上困难时期,奶奶总会给我在那不好下咽的粗糙窝窝头里裹上几条自制的这种“老咸菜”,我们都根本不知道它叫“苜蓿”,只觉得是有滋味的酱菜而已;河南十年下乡当知青,每到冬前,我也会跟着老乡们学腌这种大头菜,用的就是被我们称为“撒列”的苜蓿。把新鲜的苜蓿去皮,切片后改刀切成丝,调味料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添

同病人来看病的)是否也有这般感觉。

“病人通道”是医院为病人单独辟出的特殊需要的通道,在一定的区域“病人通道”的界定无疑是只有病人才可通行的通道,它必须是排他性的唯一选择。如果就存在与停留在狭隘的医院传统称谓定义的局限性上,即凡来医院者皆病人也,就错了。如果一定要命名这样的“病人通道”的话,我倾向于“就诊者”这样一个中性的称谓。它可以涵盖所有来医院的人。

规范对医院服务对象的定义及称谓,也是正确表达医患关系,提供真诚服务,解除他们的疑虑和疾苦,善待每一位来医院就诊者的关键之一。全面、准确,且更人性化地对待每一位来医院的就诊者,是有其现实意义的。



加,然后放在坛子里腌制一番就可以吃了。考上大学后乃至参加工作,食堂里总能闻到那些经过腌渍散发出来的酱菜香味。改革开放后,在北京不仅吃到正宗的精致“六必居”大头酱菜,还在六必居博物馆内,把苜蓿做了个基本了解,也就慢慢地把“撒列”改叫“苜蓿”,这么一叫觉得很有意思。

用苜蓿腌制酱菜,不仅北京有,全国各地都有老字号,比如陕西潼关酱菜,保定槐茂酱菜等等。在我的老家山东,有个成武县也是远近闻名的“中国酱菜之乡”。相传,乾隆二十八年(1763年),乾隆下江南途经此地,成武县令吴秉仁贡以“老银昌”产的成武酱大头,深得称赞,赐名“紫琥珀”。光绪年间,成武酱大头作为贡品年年上贡京城,深合慈禧太后的口味,曾赐匾一块。改革开放后,我也常品尝到故乡的此种苜蓿酱菜了。

作为一种低调而普遍的菜,苜蓿不仅仅是“咸菜”中使用量最大的原料菜之一,当下还随着人们

近日读到汪曾祺先生的《昆明年俗》,其中记《掷升官图》:“正方的皮纸上印回文的道道,两道之间印各种官职。每人持一铜钱。掷骰子,按骰子点数往里移动铜钱,到地后一看,也许升几级为某官,也可能降几级。”想到孩童玩的一种跳棋,与之相似。也是掷骰子,按骰子点数升或降,看谁先到达终点。孩童常吵嚷着让我陪他玩,从中所获乐趣也甚多。

说起玩具,颇让我感慨。孩子现不过6岁余,但玩过的玩具已数不胜数,什么车子、乐高、拼图、太空沙,只要能想到的见到的,都玩了个遍。有段时间,孩子他爸几乎每周给他买一次玩具。中山公园有家玩具反斗城,一个小玩具也要一百左右,别说那些稍大点的了,动辄就要四五百。而往往孩子总是奔着“大”而去的,一次下来,就近千元。我是舍不得给他买的,我自己买件衣服,都要权衡一下才舍得掏钱,何况这些玩具在我看来,对孩子的吸引力也不过一两天的时间。更让我不爽的是,家中玩具已堆如小山高。为了让这些玩具有类可归,我特意买了十几个玩

具箱分门别类装玩具。后来,这些玩具箱完全占满了小房间,地上,衣橱里,床上,余光之下,全都是那一个一个大如石块的东西,小厨房、面包店、游乐场、消防站,一个个精致而逼真的做工简直可以以假乱真。富贵人家有专门的衣帽间、鞋柜间,我们只不过是普通人家,借改革开放的东风,有幸解决衣食住行,可即便这样的普通,也能冒出一个“玩具房”,真让人惶恐!

疫情以来,小区三个铁门开了一个。旁边还搭了一个绿色的布棚,有人值守,登记进出的人员。

老一些的上海人都见过在过街楼年轻人搭讪聊天的风景,如今有人免不了站弄堂口的习惯。三五成群,或站或坐,说着闲话,过去的年轻人如今变老了,“清口”,信息、八卦,依旧应有尽有,而通常当年的年轻人很少,行色匆匆,他们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沟通方式。

自从门口有了岗哨式布棚,就像“清口”有了一张身份证,站的坐的说的听的,路过的围观的,受众一多,原先孤本说书就可以成为连续剧演出了,只是疫情当前,好些人都戴着,挂着各色口罩。

堵在小铁门前的人一多,进出会有些碍手碍脚。老徐正从小区里骑着一辆簇新的红色山地自行车出来,嘴里喊着“哎……哎……”人们自觉、自然地让出一条道。他也算得上这一带的一个名人、红人、忙人,人缘蛮好。我正好拎着东西回来,借着让出来的道,就先人为快,与老徐擦肩而过。

“怎么不来了?”沾了老徐的光,他也不恼,安徽口音的上海话,冲着我。

“有事会找你的!你啥时候搬过来啊?”

“一块膏药,与高架贴得这么近。不来了……”

老徐是修自行车的,原本就在附近拐弯处。哪有修车的指望顾客多多光顾的,就像医生要人多多去惠顾他,有什么好事。人不生病,就不要去看医生,车不坏,找他干吗!话说回来,吃五谷总会生病,骑车的,车也会出毛病,何况老徐不仅修车,人和气,人缘好,但凡有些小修小补,凡能帮得上的,都会“顾问”几句,搭把手。他家的门口总是人头攒动,有事的没事的,聊天的看热闹的,像在他家门口空巷扎寨似的。占据高架下的转角第一家,本来就路口窄,疏通、打扫的是些研究所技术骨干类的知识分子,搬不动的。“一块膏药”是这里的人的戏称,也是自嘲,这里倒也成了每个经过内环的人观赏的一道“贴隔壁”风景线。

修车行搬走了,整条街面都清空过。可我还是摸索打听到他新的店铺,去过,只是远了些。但就像有病要看,有车要修,总得找个好把式才行。他也会常过来,就像一个热心人,帮着原先的左邻右舍做些什么的。只是不知道今天怎么会骑一部这时髦亮眼的自行车——也是,修车的,什么车都不在话下。

对膳食结构的重视,直接味地吃着,既不厌烦,更利

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,于身体恢复。昨天,竟然能录入正式宴会菜谱,如凉拌苜蓿、鸡蛋炒苜蓿、醋溜苜蓿、青椒苜蓿、肉丝苜蓿等等。在下康复期间,用苜蓿烧制的各种菜,也都得到了家人和朋友的喜爱。早餐,凉拌苜蓿,中午苜蓿炒肉丝,晚上苜蓿芹菜羹,翻着花样地做,我也换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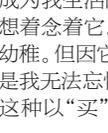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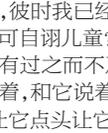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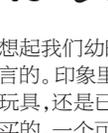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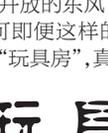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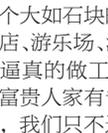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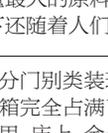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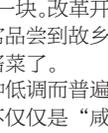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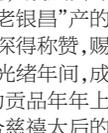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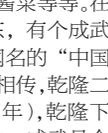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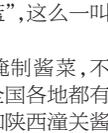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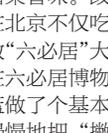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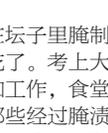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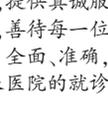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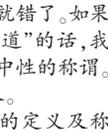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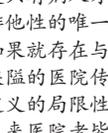
所以深刻,无非是因

为伴随幼时的玩伴大多来自大自然的恩赐。从泥巴地里长大的孩子,熟稔如何捏泥巴车,如何扯一根狗尾巴草挠他人痒痒,如何敲玩冬日盆里的冰冻,如何拿一根木枝就可摇身一变齐天大圣的金箍棒。这些廉价的不值一提的东西,曾是我们这些 80 年代人的“玩具”。

偶有一次,阳光洒满园子的午后,孩子他爸和孩子各坐一凳,挖来土,洒水和成泥。他爸捏一车轱辘,孩子跟着学捏一个车轱辘。他爸捏一个小人头,孩子跟着学捏一个小人头。时光在那一刻似乎静止了。两人最终做成了两辆车、两个小人和一把手枪。放在阳光下晒干。过了一周,泥巴车、泥巴人和泥巴手枪都变得结实,车子放在地上,竟跑得顺溜顺溜。

我时常念起那个午后。借助大自然的土壤,混融手工力道,吸收日月精华,赋予“玩具”质朴而真挚的情感,让人心生珍惜之意。

玩具本无贵贱之分。孩童天性纯真烂漫,玩具不在多,重在有趣。在“寓教于乐”的旅程上,需要我们为人父母做的事,还有太多太多。



七夕会

朱莎莎

玩具

养育